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五

胡氏雜說

明 胡儼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方叔値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俄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援兄弟徑持去歿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旣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倣坡意爲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徒爲之悵然方

叔母嘆曰蘇公如貢舉吾見下第命也坡既出院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眞蹟今在南昌李士濂家與徐鉉書稿及張即之手帖共爲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米黄書記

昔潘谷病目謁黄山谷山谷以囊墨請之谷初探一囊摸索曰今不可得也問之曰此承晏軟劑也又摸一囊曰此谷二十年前作今亦不能爲矣山谷曰得無假鬼神耶谷曰非也熟之而巳山谷遂書以贈谷

字徑三寸餘筆皆戰掣至今三百餘年光采尚燁然射人及米元章海嶽菴四詠其字亦大書險勁飄逸尤爲奇絕皆在友人胡恩中家誠可寶也

虞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璲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實播于朝野士君子

嘗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僕事業當何如公曰太僕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後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元二辨

後漢鄧騭傳騭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章懷注云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重者多於上字下作小二字以取便爾洪容齋隨筆中乃引王充論衡恢國篇曰

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爲證謂元二爲元年二年也遂自述在史舘修欽宗紀贊曰逮靖康元二之禍實本諸此余考漢書文紀有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又光紀有下爲元元所歸注謂黎庶猶言喁喁論衡元二之間亦是謂嘉德布流於元元之間容齋偶未詳耳而趙明誠謂元元語殊不可讀何也

杜詩阿咸辯

杜子美杜位宅守歲詩首句云守歲阿咸家注者云

咸一作戎乃晉王戎昔阮籍與戎父渾爲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黃鶴謂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舊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鬭喧譁正用公此詩也余嘗觀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清介有識鑒隆昌之事嘗規切晏及晏貴盛與思遠兄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如阿戎言豈得有今日徵曰果如阿戎言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用阿戎蓋出於此注者失之

考遂定爲阿咸豈不知阮咸籍之姪亦與兄弟之事不相當而東坡於子由偶誤用爾何必據以爲證邪文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僻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然則杜詩謂善本而其中之誤者豈止阿咸而已哉

劉氏雜志

明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荆温兩間冀免後患那覩其為哲宗言臣私愛神宗勵精之政漸致壞理財踈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于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儋之貶罪子瞻全佐功温而不貸其畧護向荆

則昔者之言徒爲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聽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欲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死延禧亦不背盟然

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予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與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予由殆開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群小之言意欲紹述熙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

轉而復起元祐諸賢凛凛乎屢壓及之矣若此者淸臣之所喜也淸臣平日於操切僞制以作洪抑揚斵輕以立勢所優爲也故嘗發而爲法原勢原之文甑其辭氣眞小人之言也夫爲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爲言則其所蘊可知矣

蘇易簡

蘇易簡内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可謂的對

今上在春宮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遠庖厨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登寶位覆對云學士上瀛洲尤見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鷲嶺欝岧嶢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于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留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

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興盛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僞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眞與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僞爲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爲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

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解飛人識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鬢鬚髯而不見已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言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翱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蓋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後之學者求書不觀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舉步成章彷彿古人豈

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蕙蕕殊芳臭矣子美嘗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乘宗社作猛虎行云於旌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

蓋豢育視廖中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
背[illegible][illegible]道之大倫歟元楨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
籬況其[illegible]與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
本原其務于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
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謂忠憲
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文託河間淫
婦無卒者以誣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
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
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

誣主則亦非眞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蒂蕚突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二瓣其近極處窄狹而當天腰處廣濶如瓜果之瓣其近蒂尖者狹而當腰者寬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爲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開東南暑熱西北寒凉地在寒凉方者堅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山下陽城

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皆為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故日食旣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矣此曆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

乃日之虛衡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
水陸之塗朔望則一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
在橋下稍相先後亦不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
周天如循環月行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
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
爲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
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者七十
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
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

星雖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星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進退離合以爲萬類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俯覘人寰吳與夫蠢動種類之聚散緣由也柰何欲以私意仰干之哉孛生於日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紫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紫行一周天紫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也

丹鉛續錄

成都楊慎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林林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虢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黙為害工進為妖

式退爲燮家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鈞名利者以之其流至[illegible]

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
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
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
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遥篇注云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殊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質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玄也

賈子說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强飾如今之走帳黄

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予書之與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予子非予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憫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

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彼僭

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闕天總

辨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强富之則是與天闕也

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闕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

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

皆格言也天闕天總文字尤奇

螗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

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强土而弱之也莽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

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拆其土而扣之

喬字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字鬼瑣之語　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値愼在史館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字鬼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為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逆鼓

宋儒語錄令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
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死有衙鼓格鬬
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
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
錄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
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
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

戲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酗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踒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

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繇于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巍峩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荊蹙楚

開蠻服剃剽髳髽吳越其尤乍牂牁人嶺蛋遺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擲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婚婚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蠱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婚蓋誤以婚姻之婚爲婚惑之婚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疏外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類于卒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涵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
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
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
去亦淸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
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
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盖密之初
文也僞一字盖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静修詩若將文

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病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
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皆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乎知之乎
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
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
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𡰪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野矣

皋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皋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皋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一字作亡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

難之文即如怒罵光君臣之閒乎

朱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載者有二事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亟其介淸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湯予之交狄咎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游觀山

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賛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解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書肆說鈴

三衢葉秉敬

古語聲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字代之毛詩泉水云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註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爲何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然後却本色造出別字顛倒改移令人錯註又如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　也

溢盈也朱註以假為何以溢為恤夫瑕既為何矣假又為何古人胡為謬寫至此哉依舊注假大溢盈于義為順即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

鄭伯突出奔蔡

陸淳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見其惡以為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

是夫子與亂賊之黨而孤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能殺仲故使雍糾及糾被殺則鄭伯之勢窘矣是以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嘗逐之故不書逐而但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造作穿鑿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吾喪我

喪我非是把在我的都喪去了正是不以我爲我而以天地萬物都合爲我故名雖爲喪我其實所以成我也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正相應蓋不見有物物

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物此一以爲大齊也

莊子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獵較是也和者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形就俗而心亦就俗是爲入心和義而形亦和義是爲出

自狀其過

莊子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

能之解者數家皆不得其旨愚謂狀善狀也强以善狀飾過自謂可以保身不當亡也此衆人之見也不以善狀飾過謂性不践形形不當獨存也此衆人中之寡有者然見未出于自然猶非其至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斯至矣

不爪翦

莊子謂天子之諸御不爪翦禮記注蚤治手足爪也翦剔治鬚髮也與此爪翦字少殊而意同

軹字

莊子而奚來爲軹注皆不明按車輻之湊轂者爲輨轂末之小穿容輨者爲軹據此則軹字亦輳合之義也蓋許由言意而子奉堯之教被服仁義明言是非正與我之道相枘鑿奚爲將軸來求軹于我乎

三都賦百果甲宅

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樝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註宅即拆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愚謂太冲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未可知然改拆爲宅字新而意亦別認宅爲拆失冲之意矣毛詩

大田云既方既皁鄭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于中若入之房舍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將以解此賦則甲者孚郛在外其鎧甲之義乎宅者含胎在中其房含之義乎就字解字意自融合拙彼合此理反支離

上林賦

視之無端察之無垠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劉辰翁曰日之出東入西蓋極天下東西之地矣一上林何遂

有是哉甚矣長卿之誕也愚謂不然嘗託見時隨王父夜宿洞庭見日出東方從湖面上起日落西方從湖面上沒夫一洞庭耳豈遂盡天下東西之地而予親見其出沒若在湖中然則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正上林陂沼之謂不當以為誕也

河圖洛書三同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糠粃无磔

友人聚坐有談及功名之際羨蚤登而恨淹滯者予曰彼所謂糠粃在前耳友人應曰予非所謂瓦礫在後耶予曰糠粃在前不過爲輕薄子瓦礫在後不失爲厚重士况瓦礫不朽而糠粃立敗吾寧爲瓦礫毋願爲糠粃也一坐鼓掌

解報復語

人有被横逆而欲報復者問于予予應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吠堯吾則何與怨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刎况彼之

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兩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卻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挑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讀書三禪

閒居弟子侍坐問讀書之法予曰讀書不可不學禪衆問其故予曰讀書養靜不萌妄念這便是禪心讀書出家不理塵務這便是禪行讀書作文意在筆先神游象外這便是禪機

韻書莫字

愚考莫字于韻書凡三四見然以愚意總括之莫者安于莫爲卽清靜之意不必轉音作貊始爲清靜也轉而爲暮夜之莫者書則有爲暮則莫爲故音雖讀爲暮意則仍失莫爲之義而已凡韻皆依此法括之則韻書之重出者可刪其半

花信風

花信風與寒食雨前後稍異寒食雨自冬至起至淸明前一日合七氣得三個月零十五日花信風自小

寒起至穀雨合八氣得四個月每氣管十五日每五日一候計八氣分得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曆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

也愚按此語乃千古定論今觀臺曆止紀日月星辰過宮度數順得此意而須行之曆多載開成收閉不宜出行不宜竪造等類似專教人趨避吉凶而非愚趨吉從逆凶之正道故愚截解公之疏語于此

閒居乙記

明　方大鎭

記學

馬賓曰幸生聖明之世免靴尾之資託為丈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廷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乎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甚辨而不應乎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屈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為耻

齊瀚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瀚則無敗政矣

枚皋文章疾敏長卿制作淹通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郭首尾猥襲枚皐將有累何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記他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

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推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善蔽人之惡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視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浴俳

吝竭火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脈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粲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别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

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
羅才故用光在乎得新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
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
不能用卒效呂安之難

碧里雜存

海鹽董穀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為始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
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
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
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
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

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梅楷

梅楷者我　聖祖高皇帝麾戰鄱湖時御册册黃帽吳人謂册子爲梢子其人[illegible]姓故云時[illegible]

樓指顧將士迺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栴梢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于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胸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歎無敢為之言者他日候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栴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磨也僞漢兵力甚盛我師小鄙友諒推篷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帨以進澡手未畢我郭

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頤而死子理昇屍遁去遂

兆乃知帝王有眞信天命也英字子與先用其

以僞漢有大功封鄭國公諡宣武

江紅

我

應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

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値歲除呼舟人無肯應

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晩矣明

日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眞厥明發舟老叟舉棹

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蹴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慮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假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

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毋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聖祖微行途中相値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覓人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令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

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徧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缸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勑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揖勞之禮焉

孫賁

孫賁字仲衍號西庵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

詩高古坐為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騎馬來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窗閒殺碧桃花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即思所以尊民於善乃於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

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蕭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既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訢笑隱泐季潭琦楚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

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與難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資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爲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　之盛尤自古之所無也是

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垂簾之
失國家歷　九朝禁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外
方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　國家廓清
平治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即位謂之
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多因之至
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我朝　列聖相承只以
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
禍漢以之亡牛李洛蜀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年
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

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世忌避太甚極為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士姓石昂而改呼石昂卮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勝舉我朝惟進 御名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為戲如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鴆弟貽禍伶者其他快己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雖

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變我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故有廣眉高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爲上正德丁丑余始游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爲板兒怪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

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爲良便也旣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旣數年板兒復行揀擇惡其加倍之由而仍貴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年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惡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持一虫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北南還而淮南北皆

蝗矣舟爲所阻至不可行甫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前聞寔肪於此氣之感召捷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謡云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爲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爲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百二十斤正合

四鈞爲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尺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是爲二百一十六丈是爲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横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

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是横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畎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顔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叉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

有二横紋当上一紋也后世嘗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毎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搦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又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稍七寸當今三丁八分强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上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聽雨紀談

吳郡都穆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淅雨洽旬齋居無事客有過我清談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則命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而欲毀棄而客以爲可惜聊復存之

小名小字

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蓋屈

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予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楊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楊氏子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以互稱邪

載歲祀年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如曾所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

先君之相傳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瀧岡歐陽墓

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仕中外惟葬母鄭夫人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公中歲欲家潁上有思潁詩十餘篇又有續思潁詩十七篇後竟老於潁子孫遂爲潁人洪景盧謂歐陽氏固一代貴達而墳

墓乃隔爲他壞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爲之太息瀧岡有西陽官宮之道士歲特展省如其子孫吳正公嘗撰官記中亦深寓不滿歐公之意殆有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東道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

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急急如律令

道家符呪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乃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末賊張陵私創符呪以惑愚民亦僭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敘齒

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

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故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乎嘗謂鄉之爲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然由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

金縢

宋杜太后金縢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

出晉以故今宋史晉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晉別傳始言晉將死見廷美坐於牀側與晉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書籍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簿秩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

矣

鄭玄何休

鄭玄注毛詩曰箋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蓋毛公嘗爲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爲敬何氏學者休謙辭受學於師不出已也

孟陶二母

孟宗爲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母嘗言誰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音龕）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

飼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毋事絕類予惟世之爲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毋者可以爲法也

新唐書太畧

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稍益以學可比相如及喜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叔參數語似未盡太白之爲人而古本太白集有上安州裴長史書自叙其平生甚悉新唐書皆不及載此差

作史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略劉元城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進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者病正坐此耳今觀太白一傳則元城之言其非信矣乎

孟子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

日壽八十四鄉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慶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

石刻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

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歟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邪予觀古之碑志有此書撰人姓名而不書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爲也有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尉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

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見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處字皆畧草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為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書進士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

之矣

喪祭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肴果或土或木任意爲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肴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生則肴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

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白泉臺上寶曰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於五代時矣

父子之稱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以嚴稱矣序卦於震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鼎故授之以鼎謂震爲長子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爲主器也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朱子不注尚書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盖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眞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攜者予初

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眞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甚者豈以是耶

姓氏

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賤古之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朱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天姓所在必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

異姓不可以爲後天理民彝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牽情狥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予觀今之奴僕皆冒主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之失殆所謂牽情狥利者邪予家自前元以來祖有遺訓僕輩各姓其姓子孫守之至今不易親友中亦間有放之者

宦遊紀聞

江陰張誼

夢幼同科

雲南大理府李智夢人語之曰君與省城張輝同科及應試偶見此子尚幼稚再往見其髮漸長後果同登而李智年已五十二矣其定數如此

真人止怪

四川綿竹縣有吞道觀每歲一道士修善至期有白雲載之而去名曰升天江西一真人過而見之曰此

物乃在此爲祟宜除之即彎弓仰射怪墮落巢穴入蹤跡其處乃蟒成精也搜索穴中遺留道冠無數

對聯

安南國遣使來獻　朝命程篁墩先生父程某作館伴　使出一對求對琵琶琴瑟八大王一般頭腦程命其子篁墩先生敏政對時年纔數齡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　使驚異自是朝貢不絕矣

恩宥逋臣

聖祖微行至一小店傭人供之　聖祖出對云小店

三盃兩盞冇扶　西傭對句云　大　能

分南言此恭　元遜臣隱作酒肆傭爾　聖祖訪知之特賜　恩宥但使黃冠終命而已後至年八十餘南卒

試師得婿

江右安福人李旦春自幼失二親募求之弗得年十六流于荊之江陵久之歸安福寓於山寺寺館有李舉人者藏脩待價旦春謁見之求董師館以度日焉舉人遂試之將驗深淺以爲薦得卷細閱評其非凡

嶽燾每勿子未歸覲旦春狀貌酷肖其姪且年庚正真之齊驗知其為姪矣乃謂其嫂曰吾姪既歸又幸其學之有成吾嫂有託矣嫂亟為召見識認之母子相持大慟既而中丁酉省魁此吾聞之李同寅同寅聞其先翁者

抱佛免罪

雲南之南一番國其俗尚釋教人有犯罪應誅者其國主捕之其人恐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髡髮為僧不敢蹈前非王許之竟貰其罪遂髡髮環

耳袈禪衣守禪教故其國人爲僧者多當有人入中國皆自稱番僧而莫知其故俗諺云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蓋本諸此

江水變異

弘治辛酉仲夏二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紅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蓊鬱阻不能前詢之父老言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

變也愚謂江海嘯笑亦常有之此何足怪觀桑欽著水經陸羽辨淄澠二水味等而上之大禹定水之色性似此變異無所疑矣

伶人肱騙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持舞襴衫服整齊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哀然感稱有遏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矣而情洽一日晚眾曰今夕改作雜劇手服以

新視聽遍索七大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着織金彩服乃令綵娛樂已代司鼓樂至夜闌侠人酣倦矣忽隱几若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所騙銀不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嗚呼此即遁身掩形之法苟非識者堅弗之信難免墮其術中矣

窯氣殺人

正德戊辰濬縣大巫城居人于山之陽產石煤處掘窒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日各持芥拱許

於穴口焚烟伺地变吸入以禁㳂取問有蒲姓者乃以厚賞一番深入驗之其煙猛深入新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仆地不能起聲如鼾吼次入者聞之急回至穴口良久始言穴中之氣如霧籠撲面如沙而麻木戟喉如椒而脹懣如瘴氣然又三月烟始息索尸如穴色紫而腹脹少頃色變而復消矣嗚呼鬱煙積久而殺人即古井久閉而成毒其害一也

救僧起溺

歙州富順縣生員車晁幼嘗在一寺讀書偶聞寺僧多欲謀害一僧者晁憐之陰漏語使逃後晁以渡江遭颶風覆溺見一僧拯援而起初莫知誰何張目熟視之乃知其爲向者逃遁之僧也彼此拜哭而伸謝嗚呼人生報復之不爽有如此哉

甘貧歠粥

解學士官詞苑食大廚未至于屢空也若水旱頻仍歲遭荒歉亦甘貧而歠粥焉一日有感詠詩云水旱年來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節儉東西倒我

道匙挑兩岸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鈎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艎頭彼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

館俸有數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植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臧詩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石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計所得果千緡嗚呼館俸一細故爾且前定有數況富貴利

援所係尤大此者乎

神醫骨鯁

鄱陽汪友良因食辣蹄誤食骨如指大鯁於喉間累日不下家人憂之汪昏睡間如見朱衣人來告曰爾被骨鯁苦痛吾有一藥可治乃南鵬砂一小塊淨洗噙化食頃脫然消融恐有偶誤食骨者亦在所當知

意見

南充陳于陛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乎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售道為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為無何有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

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眞名教罪人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若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于作官吏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却又要思量據著書本

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巳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覩人患難却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巳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疏濶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巳却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巳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

漫他此豈是恕己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却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至于己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却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己待人之常道也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其收煞處却只說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寛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寛者當寛于百姓而不當寛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寛也若寛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

刑酷罰施于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

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

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無屑

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

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為祖父者喜悅之不暇

而背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葢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葢雖一字必工而意其妙也至于六經則無意於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爲者矣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必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而方之道入

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譬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物裁補綴其衣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尚是好食若乞兒從墦間乞得酒肉雖多終骯髒可耻也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覦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尚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

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謫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溫公通鑑

予嘗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晉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諭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淚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淚自悔艾則後有舉

勁將愼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眞得學問

兩漢

偶讀史見兩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

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雖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尚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巳久朝宁之間紀綱凌夷中正獨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强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尚存則王莽所不能篡漢天

下事變之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易傳孝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幷行孝經當以試士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光日月所謂似易而難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

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者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賴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

與文士鬪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烱烱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紗帷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爍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覩矣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有始者釋氏無無無亦無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令人粗心不能識得即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並無階級將心粗窺測不到耳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嘗忿激與爭昔人謂世擬寄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閒言雖謔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覩在中朝混擾未必然蓋傍觀者明自古如此范夫日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明　周賓所

洪武通韻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大明今日曆

洪武五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典法定著爲令有違於令者則加以律故令與律相爲表裏漢有令甲令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法者高祖之法也令律已行而令未備宜及時定令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會要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別類以憑稽考今起居注記言記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凡各衙門欽錄及奏事簿紀載時政可以立法垂之後世者宜依倣會要編類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攷焉　上從之次年遂命纂日曆復纂皇

明寶訓惟大明令未見復修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

帝王廟

洪武四年　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合祭之自三皇至元世祖三十四位洪武六年禮官奏帝王内有父子祖孫相繼者合祭未安於是别立廟正殿五間略如宗廟同堂異室之制三皇居中爲一室夏禹殷湯周文王武王漢光武唐太宗爲一室共一十八主皆創業者也其餘守成賢君一十六主令所在有司歲春秋各於陵寢致祭其後

復奉　旨除周文王唐高祖以三皇爲一室五帝爲一室夏禹商湯周武王爲一室漢高祖光武隋文帝又爲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爲一室洪武二十年立今廟於雞鳴山南又去隋文帝以三皇爲一室五帝爲一室夏禹商湯周武王爲一室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爲一室宋太祖元世祖爲一室歷代名臣從祀兩廡歲以秋八月擇日致祭每三年一遣官齎香帛至陵寢祭之嘉靖九年南京歷代停祭二十四年七月撤元世祖并其從祀五臣

帝王廟從祀功臣

洪武二十年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國子學將歷代名臣功德兼全者考究以聞尚書李原名等查得風后力牧等三十五人以奏　上曰歷代名臣內未趙普是不忠太祖者不當從祀元朝既有伯顏其阿木安童不必入祭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元木華黎等皆是節義兼美始終無過可與風后力牧等一體入廟祭之

孟子節文

洪武二十七年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　上徵天下
耆儒同按蔡氏書傳賜名曰書傳會選又按孟子一
書中間語言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命自今八十五
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一百七十餘
條頒之中外俾皆誦習名曰孟子節文二書俱有板
在南雍今廢欽矣

頒經瑞應

永樂十七年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
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現五色毫光慶雲

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又現寶塔金光徧地天花麗霄又有騰龍舞鳳麒麟獅子寶螺菩提樹旣而頒佛經佛曲爲善陰隲書至淮安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次年禮部尚書呂震副都御史王彰頒佛曲至陜西河南亦有慶雲圓光寶塔之應此皆西院故牘所見者不知何以致此應耶聞尙眞人爲　世宗建醮亦有白鶴旋空之應或者此亦西僧之術耳

驃騎

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於馬上呈弄巧技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剪柳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元人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鹽利

儒者謂管仲煑海爲霸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我利朝國賦所資於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於全賦蓋五之一云

誣告

永樂初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流三千里十人以上凌遲梟首其家屬遷化外近時誣告者罪止不應故其俗日盛

殿試易日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蔣山寺廣薦佛會

洪武四年十二月　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於蔣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明年正月辛酉　上服皮弁備法駕臨幸寺中羣臣從　上搢玉圭詣殿禮佛前後各再拜奏法曲者八已行三獻禮皆跪進清淨饌已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

月乃還自辛酉至癸亥凡三日　上之禮佛也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墜地所變云事詳宋濂文集中

朱國臣盜事

朱國臣者京師大盜也其黨為劉煒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萬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逃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訴之故反詰云爾為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叅

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衚衕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我終身毋把總諸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具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靖矣夜戶可無閉矣且吾昔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甚冤臨刑不覺爲之揮淚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姊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冤侍郎翁大立爲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荷花獄

事具徐太宰集中茲不載

語言談

長洲張獻翼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訕謗之類是以有市井之言如炎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已老子云曰可以食不可以言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況言下流之言市井之言荒唐之言乎苟類斯言不爲下流則爲市井吾望汝曹爲才子弟士君子而可有一於是乎鄭五花欵後語可鑒也然芻蕘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

察焉者芻蕘與狂夫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
如孺子之歌夏諺之類是已下流訕謗市井貨利談
聽之不覺喜歡而樂道不惟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
可得而聞至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尤不可不戒修其
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詞爲重上繫終於
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詞驗其誠不誠也
少見鄉曲有一前輩善爲俚鄙頃刻成篇播滿人口
以快一時之意於人若無大損而於己損德不少君
子隱惡不談人過自是長者之道非懼善至此而不

爲也自有不忍言者此雖小惡終基大禍汝曹幸所見皆長者自能言以來耳不聞下流市井之言況俚鄙之詞乎吾深懼此事不得不爲杞人之憂漆室之懼子少侍文待詔先生之側常云人有一言涉於虛百行俱隳矣前輩之言有旨哉汝曹念之見窮者勿談已之不足似乎有所求對貧者勿談已之贍足似乎有所侈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也對長者切勿妄談他事涉於輕縱對處順境人勿多及沉淪蹉跌事遇失意人勿多談飛揚快利事見閒適瀟灑之容

勿論隱顯貴賤盛衰及風塵除目中事恐妨其雅懷且乖飛道自負之意道俗客世人嘗隨時應答勿引丘壑烟霞詩章文翰事恐拂其情語云可以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凡情多忌諱勿輕率談己胸懷恐誤觸人之忌犯人之諱亦足招尤陶淵明云悅親戚之情話情話豈緊施者哉蘇瓊字珍之清河太守道人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徵每見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路何由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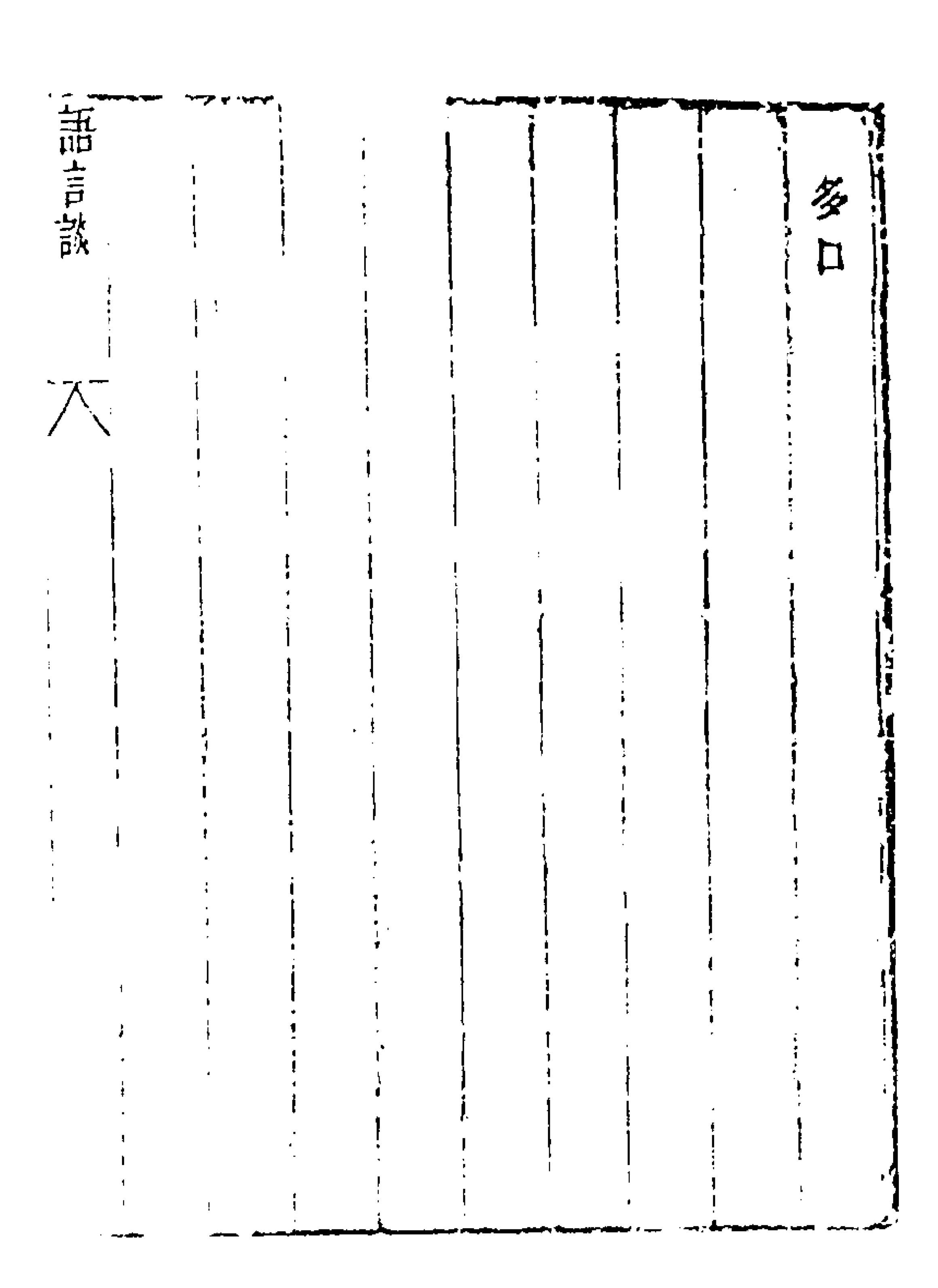
論地上事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
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曰臧氏皆有龜焉名曰蔡文
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
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
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顏子淵成童學孔氏
之門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巳不重爲人不
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計懷詐以
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裴令驕矜

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佇橋莊松雲嶺未成歉碧池織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爾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涌若耶溪書量旣并包文情亦浩瀚陶淵明聞流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秋稍已秀麥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戴顒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荀旻語常帶華藻

李時安曰時方三月坐閒生無數牡丹花矣張祜苦吟妻孥與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談不覺墜地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麪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承素曰玉漏天山難刻瓊瑰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粲花之論古人言談高者大都如此卑者亦不至令人洗耳箝人在傭奴之中片言令人拔擢曰予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太真終日無鄙言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王

黄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説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座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推此知之宋史載孫甫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暁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言談如是斯無忝於言談矣予從弟勵文廷儀嘗謂予出語皆成章雖對覡狎未嘗發一鄙語予不能然羣從所見有如此

金人之三緘白圭之三復慎言故當爾是編猶爲



多口

子元案垢

燕泉何孟春

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論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廢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後學之道先入之言以為主可不慎乎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為經學者可草草乎

天之黄道可見處者後來分前晡朔日沒時于高處

向南觀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爲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萬里而以爲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開要不可定論也

今世擬擬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觸聞耳

楞嚴經五種辛菜注云一大蒜二茖葱三慈葱四蘭葱五興渠與道家五葷之名不同要之皆説之所謂葷也

吏部尚書韋陟以宗人伐墓伯坐不相教貶絳州刺
史此法令無開矣

易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
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老婦先炊器
也祭竈以祭先炊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竟不知何
故